

文

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

津

梁启超著

文

库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文

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

津

梁启超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梁启超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13 - 3572 - 5

I . 国… II . 梁… III . 国学—研究 IV .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3183 号

书名 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

著者 梁启超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ublishing.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238 千字

印数 3000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572 - 5/K · 1677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1
总论	3
第一章 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	4
第二章 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	14
第三章 辨伪学的发达	28
第四章 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	36
第五章 伪书的分别评价	52
分论·经部	60
第一章 《易》	61
第二章 《尚书》	69
第三章 《诗》	81
第四章 《三礼》	89
第五章 《春秋》及其三传	97
第六章 《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105
分论·子部	113
 读书分月课程	119
序	121
学要十五则	122
最初应读之书	125
读书次第表	130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133
序	135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136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142
(丙)韵文书类	146
(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148
(戊)随意涉览书类	149
附录一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152
附录二 治国学杂话	153
附录三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157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161
自序	163
《论语》《孟子》附论《大学》《中庸》《孝经》及其他	166
总说	166
《论语》编辑者及其年代	166
《论语》之真伪	167
《论语》之内容及其价值	168
读《论语》法	168
《论语》注释书及关系书	169
《孟子》之编纂者及篇数	170
《孟子》之内容及其价值	171
读《孟子》法	172
《孟子》之注解书及关系书	173
附论《大学》、《中庸》	173
附论《孝经》	174
附论其他关于孔子之记载书	175
《史记》	176
《史记》作者之略历及其年代	176
《史记》之名称及其原料	179
《史记》著述之旨趣	180

《史记》之史的价值	181
《史记》成书年代及后人补续窜乱之部分	183
读《史记》法之一	189
读《史记》法之二	191
《荀子》	193
荀卿之年代及行历	193
关于荀卿年代行历之参考书	197
《荀子》书之著作及其编次	197
荀子学术梗概及书中最重要之诸篇	200
读《荀子》法	202
《韩非子》	204
韩非行历	204
《韩非子》书中疑伪之诸篇	205
《韩非子》中最重要之诸篇	206
《韩非子》校释书及其读法	207
《左传》《国语》	209
《左传》之来历	209
《左氏》不传春秋	210
《左氏春秋》与《国语》	211
《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其史的价值	212
读《左传》法之一	213
读《左传》法之二	215
《诗经》	216
《诗经》之年代	216
孔子删《诗》说不足信	217
《诗序》之伪妄	218
南、风、雅、颂释名	219
读《诗》法之一	221
读《诗》法之二	223
读《诗》法之三	224
说《诗》注《诗》之书	225

《楚辞》	227
《楚辞》之编纂及其篇目	227
屈原之行历及性格	231
《楚辞》注释书及其读法	233
《礼记》《大戴礼记》附《尔雅》	235
《礼记》之名称及篇目存佚	235
《礼记》内容之分析	240
《礼记》之原料及其时代	241
《礼记》之编纂者及删定者	242
《礼记》之价值	245
读《礼记》法	246
《礼记》注释书	247
附论《尔雅》	248

文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津

文

库

要必古书年论

本讲演预备半年的时间，题目是《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全部分《总论》、《分论》二篇。《分论》是分别辩论古书的真伪和年代问题，一部书一部书挨次序讲下去；《总论》共有五章：第一章讲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第二章讲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附带讲年代错乱的原因，第三章讲辨伪学的发达，第四章讲辨伪及考证年代的方法，第五章讲伪书的分别评价。现在就先讲《总论》。

而衣史 甲

史家之述，皆多醉其式因。而衣之史者，多以探源索流，史氏之解，
有失于義人之深研，王氏——亦然，參照史不外而本于其事，
事由古而得而里，清一《史記》與其代而印之，故其參考之，
真其全釋資於天子而其事則其史也，富于掌故而其事在於材，參照經
，皇人，皇祖，皇父至不，此固非明文宣而已，升抑古鑑五國中，宋鑑，
鑑真出文，清易存焉，或察細大，益大為服，或又素典，或詳，或略，或
。參照高正，即文之古而照出清，下研也致
，亦皆據而里，《志文考·序》即非可量其往來，《史鑑》皆不

第一章 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

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只中国为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人造伪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无论哪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经学有经学的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

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借事实考求他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约可分三方面观察。

甲 史迹方面

研究历史，最主要的对象专在史迹方面。因为书籍参杂，遂令史迹发生下列四种不良现象，很难一一改正，把研究的人弄得头昏。

一、进化系统紊乱。我们打开马骕《绎史》一看，里面讲远古的事迹很多，材料亦搜得异常丰富。假使马骕所根据那些无穷资料全是真的，那末，中国在盘古时代，业已有文明的曙光，下至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农、轩辕，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衣服器物，应有尽有。文化真是发达极了，许比别的古代文明，还高得多。

不说《绎史》，就打开最可靠的《汉书·艺文志》，里面载神农、黄



帝时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于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胜屈。要是那些书都是真的，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进化原则，刚刚相反。所谓“黄金时代”，他人在近世，我们在远古：中国文明，万年前是黄金，千年前是银，以后是铜，渐渐地变成为白铁。若相信神农、黄帝许多著作，则殷墟甲骨，全属假造。不然，就是中国文明，特别的往后退化。否则，为什么神农、黄帝时代已经经典章文物灿然大备，到商朝乃如彼简陋低下呢？

《绎史》所根据各书，与《汉志》所载神农、黄帝著作，皆本无其书，由后人伪造假托。诸君在小学、中学所念中国历史教科书，里面所载神农、黄帝的事很多（最近出版的教科书许改变了）。其时程度极高，世界所有文物，大体俱已齐备，我们觉得真可以自豪了。不过，古代那样发达，为什么老不长进？旁人天天进步，自己天天退步，我们又觉得非常惭愧。其实原本不是这回事，是书籍参杂，把进化系统紊乱了。

姑且放下古书不讲，稍近点的如《周礼》，向来的人，都说是周公所作。不过，其中所讲地理民情，全为战国时秦汉间的事物。如果相信《周礼》，则周朝声教所及，与战国及秦汉差不多。然事实不如此，民族是慢慢地涨，起初占据一小部分，后来扩充得很宽。造《周礼》的人，看见当时文化如此，依榜现实的社会，构成理想的社会。所以把一千年的战国或秦汉同一千年前的周公时代，弄成一样。如果《周礼》是真，周朝八百年，可谓毫无进步，自春秋经战国及秦到西汉，中间一千多年，一点亦没有进步。然事实不如此，因书籍年代不分明，历史进化系统全给扰乱了。我们读史的人，得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对于民族的努力上，大有妨害。

二、社会背景混淆。这一条与前一条所讲，内容差不多，稍微有点不同。我们读古书，不单看人看事，还要看时代背景、一般的社会状况究竟是怎么样。因为书籍是假的，读书的人，往往把社会背景弄错了。即如《西京杂记》，分明是晋人葛洪所作，后人误认为西汉时刘歆所作。葛洪同刘歆，相距三百多年。葛讲东晋时事，刘讲西汉时事。若以《西京杂记》作为东晋时的资料，那就非常正确；若以此书作为西汉时的资料，说西京即是长安，那便大错特错了。

又有一部小品小说，名为《杂事秘辛》，此书疑即晚明时杨慎用修

所作。杨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据他说，由一处旧书摊中得来，内容讲东汉时梁冀家事，其时皇帝选妃，看中了梁大将军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个保姆，去检查梁小姐的身体。文章描写得异常优美，但是全非事实，系杨老先生自掩笔墨，假托为汉人作品。

假如杨用修坦白地承认是自己作的，明人小说已曾能够有此著作，在文学界，价值不小。但是他不肯吐露真相，偏要说成是汉人作的。后来的人，不知底细，把他当作宝贝，以为研究汉代风俗、典礼、衣服、首饰的绝好资料，那就错了。我自己许多年前，曾上这个当，把他当作汉代野史看待。其中有讲缠脚的地方，本是作者自不检点所留下来的破绽。明时缠脚，因而想到汉人缠脚，若相信这部书是汉人作品，因而断定缠脚起自汉朝，不起自五代，岂非笑话。

三、事实是非倒置。现存的有两部书，因为其中有假，很足以淆乱是非。一部是《涑水记闻》，一部是《幸存录》，都是野史。《涑水记闻》，向称宋时司马光作。原书虽是真的，许是未定稿。后代的人，因为司马光声名大，易于欺世骇俗，于是抽些出来，加些进去，以为攻击造谣的工具。其中对王安石，造谣特别多，攻击得特别厉害。平常人骂王安石无足重轻，若是司马光骂王安石，那就很有力量了。实则光书虽有，已非原物。光之孙司马伋，曾上奏书，称非其祖父所作，其故可以想见。现存的《涑水记闻》，攻击阴私之处颇多，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虽不相合，最少他的人格，不会攻人阴私，这是我们可以当保的。后人利用他的声名，把攻人阴私的话，硬派到他身上。这就是因为造假，使得是非错乱。

《幸存录》，一向都说是明末夏允彝作。夏是东林党人，人格极其高尚，我们看他不会作《幸存录》那种作品。书中一面骂魏忠贤，一面骂东林党。造假的人，手段很好，使人看去，觉得公道：忠贤固非，东林亦未必是。还是自家人，出来说公道话，黄宗羲曾讲过，《幸存录》真是“不幸存录”，并且说原书非夏允彝作，夏不会说那种话。虽然如此，《幸存录》至今尚在。我们要研究明末政治，不能不以此书作为参考。假使是栽赃，并不是夏作，亦许早佚，亦许无人过问。因为尊重这个人，遂保存了这部书。这是史迹上最可痛恨的事情。

四、由事实影响于道德及政治。有许多史迹，本无其事。因为伪托

的人物伟大，遂留下很多不良的影响。譬如孔子诛少正卯，何尝有这回事，但是《孔子家语》言之綦详。《家语》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诸子，亦有一部分讲这件事，称孔子与少正卯，同时招生讲学。二人相距不远，好像燕大和清华一样。孔子的学生都跑到少正卯那儿去了，孔子异常生气，得政后三天，就把少正卯捉来杀了。后来儒家津津乐道，以为孔子有手段，通权达变，还有许多人想去学他。

我们看诛少正卯的罪名，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润泽而非，记丑而博”四句话。这分明出于战国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他们想厉行专制政体，就替孔子捏造事实，以为不只法家刻薄，儒家的老祖宗，早就如此呢。其实孔子生在春秋时代，完全是贵族政治，杀一贵族，很不容易。孔子是大夫，少正卯亦大夫，又安能以大夫杀大夫？最妙是那个时代前后三事，完全一样：最早是齐太公杀华士；其次是郑子产杀邓析；又后才是鲁孔子诛少正卯。都是执政后三天杀人，同一题目，同一罪名，同一手段，天下万无几百年间，同样事实，前后三见，一点不改之理。这分明是战国末年的法家，依附孔子，捏造事实。后代佩服孔子的人，以为有手腕；攻击孔子的人，以为太专制。其实真相不然。若冒昧相信，岂不误事。

《家语》是伪书，且不用说。《论语》算是最可靠了，但依崔东壁的考证，真的占十之八九，最后几篇还是有假。《阳货》第十七说：“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下面一段，又说：“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公山弗扰、佛肸两人先后造反，都请孔子去帮忙，孔子都欣然欲往，卒以门人之谏而止。恭维孔子的人，以为通权达变，爱国忧民；骂孔子的人，就说他官迷，出处不慎。其实公山弗扰，乃季氏手下家臣，费又是季氏采邑。孔子当时作鲁司寇，公山弗扰好像北京的大兴县知事一样，孔子好比司法总长，岂有大兴县知事造反，司法总长跑去帮忙的道理？这个话，无论如何说不通。关于公山弗扰以费叛的事迹，《左传》中言之极详，可以不辩。至于佛肸以中牟叛时，孔子已经死了十余年，佛肸虽

愚，万不会请死人帮忙。孔子纵想做官，亦不会从坟墓中跳起来。“亲于其身为不善”这件事，《说苑》中考证得很清楚，亦用不着辩。上面两段话，因为在《论语》中，大家不敢怀疑，一般腐儒故意曲为辩护，尤为可笑。事情的真相紊乱了，使研究历史的人头痛眼花，无从索解，还是小事；乃至大家尊重孔子，就从而模仿他的行为，或做了坏事，用他作护符，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

这种捏造的事实，不仅影响于道德而已，于政治亦有极大影响。譬如《周礼》职官，名目繁琐，邦畿千里之内，平均起来，不到十里，即有一个官。好像学校之内，不到十个学生，即有一个教员，岂非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后代冗官之多，全由于此。又如太监制度，在历史上，劣迹甚多。但是因为《周礼》都有太监，后世人有所借口，明知其坏，仍然一代一代的实行。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礼》，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从好的方面说来，只是过信；从坏的方面说来，便是利用。本来没有那种制度，自欺欺人，结果个人固然上当，全国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

乙 思想方面

书籍是古代先哲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靠他以研究思想之发展及进步。如果有伪书参杂在里边，一则可以使时代思想紊乱，再则可以把学术源流混淆，三则令个人主张矛盾，四则害学者枉费精神。

一、时代思想紊乱。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管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管子》之中有批评兼爱、非攻、息兵的话，这分明是战国初年墨家兴起之后，才会成为问题。若认为《管子》是管仲作的，则春秋初年即有人讲兼爱、非攻等问题，时代岂非紊乱？又如《老子》，大家以为是老聃所作。老聃乃孔子先辈，其思想学说应在孔子之前，但《老子》中批评“仁”同“仁义”的地方很多。“仁”是孔子的口号，“仁”、“义”并讲，是孟子的口号，以前还无人道及。《老子》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又说：“大道废，有仁义。”这全是为孔孟而发，从思想系统看来，应当在孔孟之后。

黑格尔(Hagel)论哲学的发达，要一正、一反、一和，思想然后进步。一人作正面的主张，如《墨子》的非攻、兼爱。一人作反面的攻击，

如《管子》对于非攻、兼爱批评得很利害。一人提出几个问题，如儒家的“仁”和“仁义”。一人根本不赞成“仁”和“仁义”的价值。然后后代的人，又从而折冲调和之，学术自然一天天的发达了。没有墨家的主张，《管子》的意见无所附丽；没有儒家的见解，《老子》的批评也就是无的放矢。如果说《管子》在墨家之前，《老子》在儒家之前，是反乎思想进步的常轨。

二、学术源流混淆。前面讲《管子》、《老子》，虽非全伪，但是时代不同，稍为颠倒，便可以发生毛病。有一种书，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学术源流都给弄乱了。譬如《列子》，乃东晋时张湛——即《列子注》的作者——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汉书·艺文志》尚存其目，后佚。张湛依八篇之目，假造成书，并载刘向一序。大家以为刘向曾经见过，当然不会错了。按理，列御寇是庄周的前辈，其学说当然不带后代色彩。但《列子》中多讲两晋间之佛教思想，并杂以许多佛家神话，显系后人伪托无疑。可是后人不知底细，以为佛家思想，何足为奇，中国两千多年，早有人说过了。夸大狂是人类共同的弱点，我们自己亦然，有可以吹牛的地方，乐得瞎吹一顿。张湛生当两晋，遍读佛教经典，所以能融化佛家思想，连神话一并用上。若不知其然，误以为真属列御寇所作，而且根据他来讲庄、列异同，说《列子》比《庄子》更精深，这个笑话可就大了。

《列子》尚有可说，时代较早，文章亦很优美，比旁的伪书都强。还有《关尹子》，时代更近，中间所讲，全是佛教思想。即名词亦全取自佛经，如受想行识、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国固有的话。文章则四字一句，同《楞严经》一样。《史记》称关尹子名喜，守函谷，是老子后辈，老子出关，他请老子作书。《庄子·天下篇》亦把老聃、关尹并列，说他们是古之博大真人。这样看来，关尹这个人生得很早。但是《关尹子》这部书，则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纯似唐人翻译佛经的笔墨，至少当在唐代以后。

这类的书是怎样一个来历呢？大致六朝隋唐以后，道教与佛教争风，故意造出许多假书，以为自己装门面；一面又抬出老子，作为教主，尊称之为“太上老君”。又说老聃除作《老子》以外，还作了许多书，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经》，尤为荒诞，现尚存《道藏》中。因为《史

记》有老子西出函谷的话，后人附会起来，说他到印度传教去了，教出来的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教之所以发生，还很沾我们中国人的光呢。老子与释迦，本来没有一点关系，这样辗转附会，岂不把思想源流混淆？

三、个人主张矛盾。单就一个学者讲，因为有伪书的关系，可以使思想前后错乱矛盾。譬如《易经·系词》，究系何人所著，我们不敢确说。前人称为孔子所作，我始终不敢相信，因为里边有许多与《论语》冲突的话，孰为真孔，颇不易知。依《论语》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带宗教色彩。依《系词》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孔子又是一个宗教家。到底哪几句才真是孔子说的？这就成问题了。如果两书皆真，岂不是孔子自相矛盾？

《系词》又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个话，从哲学的意义看来，虽然很好，可是确因受道家的影响以后才发生的，《论语》中就没有这类话。若两书全信，则是自相矛盾；如单信一种，又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依我看来，《论语》言辞简朴，来历分明，当然最为可靠。《系词》言辞玄妙，来历较晦，最多只能认为儒家后学，或进步，或分化的，推演而出。说儒家有此思想可以，若认为全属孔作，则不可。

又如《墨子》，大部分是真的，然起首七篇，辞义闪烁可疑。墨子根本反对儒家，处处与儒家立于对抗的地位。然《墨经》前七篇，有许多儒家的话，当然不是墨家真相，许多人都怀疑他。《墨子间诂》的作者孙仲容，以为是当时儒家势大，墨家很受压迫，为保护此书起见，故意在前几章说些迎合儒家的话。好像偷关瞒税的人，故意在私运货物上盖上许多稻草，同一用意。因为如此，使得研究《墨子》的人迷惑，看他起初是一种口吻，后来又换一种态度，错认为《墨子》首鼠两端，反而失了他的真相。

四、学者枉费精神。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书，叫做《楞严经》。此书历宋元明清，直到现在，在佛学中势力还是很大。其中论佛理精辟之处，固不少，但是与佛理矛盾冲突的地方，亦是很多。如神仙之说，是道家的主张，佛教本主无神论。然《楞严经》中不少谈及神仙的话，遂令道佛界线弄得不清楚了。